

风踪雨迹

德事
武纪

(上册)

张晶鑫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风踪雨迹——武德纪事

(上册)

张晶鑫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踪雨迹：武德纪事：全2册 / 张晶鑫著. 一天
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310-04863-2

I. ①风…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740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北京楠海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240×170 毫米 16 开本 45.5 印张 832 千字

定价：8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自序

“白马金具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文犀六属铠，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射熊入飞观，校猎下长杨。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良。”每每读起隋炀帝为远征辽东的骁果战士所作的这首《白马篇》，笔者不禁遥想起隋唐之交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风踪雨迹——武德纪事》起笔于2013年2月，完成于2014年6月。尽管笔者于创作之初就对该小说的主线情节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划，但最终写成7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始料未及之事。本书的写作过程，既是笔者锤炼文笔的过程，也是笔者充实知识、反思历史的过程。

隋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繁荣、文明、开放、兼收并蓄的一段时期，在两朝之交，华夏大地一度战火纷飞，诸多风流人物应时而出，应势而为。他们的事迹或者被记载于史册，供后世研读深思，或者流传于民间，通过一代又一代艺人的改编、创作，成为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故事。至明清两代，中国文坛产生了《兴唐全传》、《说唐演义全传》等以隋末唐初为历史背景的俗文学作品。渐渐地，这些评书、小说中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喜爱，其影响力和阅读量甚至超过了正史。

事实上，这些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故事同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存在着不小差异。扼要地说，《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遵循中国历代史书常用的撰写手法，以纪实为主，内容相对严谨客观，在一定程度上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兴唐全传》、《说唐演义全传》旨在歌颂英雄事迹，主人公也由王侯将相变为出身草莽的豪杰英雄，许多历史人物被赋予了浓郁的传奇色彩。如秦琼，历史上的他曾先后在隋末名将来护儿、张须陁和裴仁基帐下效命，大业十三年才随裴仁基、裴行俨父子投靠瓦岗首领李密，演义小说中他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历城的捕快，还得了“小孟尝”这一雅号。再如裴行俨、罗士信、来护儿、唐壁等人，

小说里他们或者换了一个新名，沿用其在历史上的部分事迹，继续活跃于文学故事中；或者借用原名，成为一个和历史人物截然不同的崭新形象。在人物塑造方面，《兴唐全传》与《说唐演义全传》脸谱化色彩浓郁，所有人物皆正邪分明、性格单一，杨广是一无是处的昏君，李世民则是德才兼备的圣贤，秦琼忠义双全，徐茂公足智多谋，宇文文化及奸诈贪婪……

总体来说，《风踪雨迹——武德纪事》中既包含不少历史元素，又不乏传奇色彩。虽说其情节皆是虚构的，不过在创作它时，为了使这部小说能更加完整、真实地展现隋末唐初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笔者尽可能让故事发生的时间、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一些重大事件与史实相吻合，从而彰显出时代特质。在确保本书严谨、耐读的基础上，笔者力求更好地照顾广大读者的审美情趣，故而作品中少部分形象沿用了演义故事里的性格特征，大部分形象则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了再解读和再创造，令小说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曲折遭遇同历史有机契合。

《风踪雨迹》共 100 章，分为四部，第一部《起死回生》包括前 24 章，主要讲述隋朝开皇年间唐国公李渊与万家小姐静娴私定终身，生得一子智云。迫于原配窦氏的压力，李渊未能及时迎娶万小姐，智云降生后不久，万氏母子离奇失踪，数日后万氏的遗体被人在林中找到，而智云却不知所踪。原来，智云为大都督鱼俱罗和其师弟涅空所救，后交由许国公宇文述之长子宇文文化及抚养，改名成都。成都自小拜鱼将军为师，习得一身好武艺，年纪轻轻便成了大隋的天宝将军。长大后，他与李渊的次子世民皆爱上了大业皇帝杨广的女儿安阳公主，成都与贺宁早有婚约，可贺宁却钟情世民，不明身世的两兄弟由于感情之争以及双方亲长的政见之别屡起冲突。

大业十三年，因不堪杨广暴政，天下反王群起，大隋王朝岌岌可危，李家父子顺应时势，兴兵反隋，攻占了西京大兴。翌年，奸相宇文文化及策动骁果于江都谋反，弑杀了大业皇帝。杨广灵柩改葬吴公台当日，世民与四弟玄霸赶至江都，欲接安阳公主回京，次日，同宇文父子的人马展开了一场恶战，最终宇文文化及为贺宁乱刀砍死，成都身中玄霸十几锤，玄霸也因一时得意被自己的金锤砸伤。事后，误以为成都和玄霸已经殒命的世民带着四弟阵亡的噩耗返回了大兴城，贺宁遭叛军挟持被迫北上，成都和玄霸则为涅空所救。伤愈后，成都独自踏上新的旅途，而玄霸由于戾气难除且神力尽失被师父涅空带回了大兴城郊的无漏寺。

一次偶然的机会，成都于福应禅院听得李渊的忏悔，获悉自己乃唐王之子智云。虽不愿同李家再生瓜葛，但为了履行他在杨广临终前许下的诺言，成都几经周折找到了贺宁，护送公主来寻心上人世民，并帮助兄弟击败了薛举父子

的叛军。可惜，因敌方兵将的挑唆，不明智云身世，且视宇文家为仇敌的世民误将其当成细作，骗兄长喝下毒酒，结果不仅害得成都被火药炸飞，还令杨广之幼子杨杲意外夭折。

战事平息后不久，李渊迫使杨侑退位，登基为帝，改元武德，定都长安（大兴城），建立了李唐王朝。世民也先后接回了贺宁和她的母亲萧皇后，萧皇后被李渊封为萧贤妃，重入皇宫；而贺宁却怀着国破家亡的悲伤和对成都的愧疚，始终不肯下嫁世民。另一方面，又一次大难不死的成都于伤愈后开始了行侠济世的生活，两年后，再入长安的他与贺宁在城门附近巧遇。

这部分命名为“起死回生”，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是指宇文成都肉体上的复生，即两次大难不死。其次是指他精神上的重生，之前的成都虽然正直磊落、忠君敬父，但毕竟一直站在时代的对立面，于无形中做了一个愚忠愚孝、助纣为虐之人，在经历一系列大喜大悲、荣辱沉浮后，他体会到了乱世中百姓的疾苦，并开始深入民间，成为一名匡时济世的游侠，精神得到了救赎和升华。最后是指其人生际遇的逆转，在与贺宁、世民的感情纠葛，以及同他人的交往中，成都屡屡受挫。尽管其身心皆受重创，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却一点一点地感动着周遭人们的心，逐渐消除了世人对他的成见。

第二部分《红色丝绦》包括第25章到48章，主要讲述重返长安的宇文成都摒弃前嫌，与李世民挥军雁门，击败了依附突厥的刘武周，回京后又在献陵识破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诡计，救下世民一家，并于秦王府门前战胜了来此寻衅的法广和崔世奎，兄弟二人终于言归于好。无奈，因赵王玄霸和成都的旧部冯沛的相继出现，二人嫌隙再起，并导致玄霸被冯沛所擒。在解救玄霸，劝说冯沛归唐的过程中，成都左肩中箭，被玄霸和贺宁接回秦王府养伤。贺宁见成都依然对自己情深义重，出于同情和愧疚，决意随他远走高飞。可惜，不仅她的心思为成都知晓，对成都身世起疑的萧妃也受世民所托出面干涉，终将成都逼走。

成都离开后，贺宁发现自己早已对之暗生情愫，悔不当初，因与世民发生口角，深夜负气出走，被前朝国丈张大宾掳走。原来，先前在秦王府寻衅的法广和崔世奎就是受他指使。张大宾奉主公之命，欲以贺宁为人质，铲除秦王，继而颠覆大唐。偶获贺宁遇险这一消息的成都冒死赶来相救，虽身负重伤，却博得了贺宁的倾心和萧妃的谅解，伤愈以后还在城郊的火场救下生父李渊，受到其赏识器重。不久后，尽管由于贺宁一事同世民再生矛盾，但成都依然遵守先前的约定，随兄弟前往洛阳征讨王世充。

“红色丝绦”指的是宇文成都和杨贺宁的姻缘，这二人青梅竹马，又郎才女貌，无奈贺宁偏偏属意李世民。原本世民与贺宁也堪称一对佳偶，可惜李杨两

家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了他们无法逾越的一条鸿沟，最后李家的起事反隋和杨杲的意外夭折令这对情侣很难再走到一起。同样，宇文文化及的弑君谋反也给成都和贺宁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霾。纵然事前成都待大隋杨家极好，事后又极尽补偿，但终究是贺宁的杀父仇人。可以说，成都对这段姻缘早已不抱希望，他唯一做的便是于暗中默默守护贺宁，并为世民和贺宁的感情浇水施肥。殊不知，经历国破家亡、痛失亲人等打击后，贺宁慢慢变得成熟懂事，为成都的付出和牺牲所感动，对其渐生好感，兜兜转转，二人终于走出泥淖，相依相偎在了一起。在此期间，成都的身世虽然仍旧不见明朗，但却同李渊、世民、玄霸等人屡生交集，真相只差一步之遥。另外，张大宾幕后的主使到底是谁，也值得读者一番琢磨。

第三部《冰雪机缘》包括第49章到72章，主要讲述唐军攻下洛阳，俘虏了王世充、窦建德、孟海公和高谈圣四个反王后，李世民带两名亲兵前往虎牢关排遣抑郁，不料竟遭到以朱灿为首的反王余部的追杀，幸而宇文成都及时赶到，击退敌兵，救得其性命。然而，在打斗中，世民与成都的鲜血同时滴入山溪，并相溶在了一起。偶然间发现这些的世民大为震惊，开始怀疑成都乃是与之失散多年的兄长智云，为此对成都百般试探，无奈对方硬是不肯松口。翌日，冒险下山的两兄弟虽与前来寻他们的安阳公主和冯沛会和，但却再次遭到朱灿的偷袭。恶战中，成都为救世民坠下万丈悬崖，待众人于崖下找到他时，成都已奄奄一息，凭借其左肩上的记号认出兄长的世民痛不欲生，一怒之下斩了朱灿，随后又火速将重伤的成都送回长安。

为说服李渊拿出良药全力医治成都，几经挣扎，世民终于向其道明了成都的身世。得知成都乃是智云后，李渊认子心切，急于让成都改口，谁想成都不仅抵死不肯认亲，还因杨广和宇文文化及与之发生口角。冲动之下，李渊对爱子极尽羞辱责骂，致使本就伤重垂危的成都急火攻心，命在旦夕。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世民只身来到无漏寺，寻访成都的师叔涅空，受涅空指引，众人找到了一年前的隐逸侠丁子柳赠与成都的太上大道君铜像，成功取出了藏于里面的丹药，保住了成都的性命。

死里逃生后，李渊和世民虽竭力补偿，但成都对李家的态度依然十分冷淡。无意间，李渊偷听到了成都与贺宁的对话，方知爱子不肯与之相认是怕其尴尬的身份对大唐和亲人不利，深受感动的李渊打定主意要恢复智云的皇子身份，让其认祖归宗，而成都却打算伤愈后带着贺宁远离长安。

伤势恢复大半的成都遵照涅空的嘱托，欲带玄霸前往荆州寻访丁子柳，帮兄弟恢复神力。不想，来到皇宫与李渊辞别的他竟在机缘巧合下和世民先后发现了大哥建成与父皇宠妃张婕妤做出的不伦之事。成都与世民因顾念手足之情，

未将此事告知李渊，谁料建成竟指使张婕妤反诬世民调戏于她。经成都为世民再三求情辩白，李渊暂且饶了世民，可几日后闻听成都带着玄霸和贺宁出逃后，误以为世民设计逼走智云的他受建成等人挑唆，一怒之下将世民打入天牢。

该部分命名为“冰雪机缘”，暗示了宇文成都难逃的劫难。坠崖前，成都的生母万氏曾托梦告知他与世民近日必有大劫，且二者只能生还一人。尽管成都心中怨恨世民，但在最后关头还是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兄弟。成都生于严冬雪天，不久后其母万氏又在大雪之夜带着未满月的他出逃，此番他坠崖时也下着大雪，而且，在遭到李渊羞辱，为贺宁获悉身世后，内心暂且归于平静的他同样是于下雪时阖上了双眼，陷入昏迷，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冰雪”这个意象展开。冰雪既衬托了成都高洁善良的品格，也暗示了他离奇悲苦的遭遇。最终，成都虽然暂且保住了性命，而世民却因他之故进了天牢，注定了其今后与李家无法斩断的关系和愈加艰难的人生历程。

第四部《今事前尘》包括第73章到100章，主要讲述来到荆州的成都凭借其从前的坐骑赛龙五斑驹与丁子柳的高徒、朱灿的独子朱登相识，并成为挚友。这朱登原名伍登，乃是原大隋忠孝王伍建章之孙，南阳侯伍云召之子，因杨广将伍家满门抄斩，伍云召迫不得已在南阳竖起反旗，兵败后把爱子托付给了好友朱灿，才令其改了姓氏。此时的朱登既不知自己的真实身世，也不知朱灿已被李唐所杀，更不知成都过去和而今的名姓。当年，成都曾奉杨广之命查抄忠孝王府，兵发南阳关，虽然数次救了伍云召性命，但毕竟在伍家灭门惨案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再加上今朝朱灿又因他而死，不免心存愧疚。由于害怕失去朱登这个朋友，出于私心，成都对其报了假名。

几月后，朱登被手下叫回南阳，李渊的内侍总管骆日也寻到荆州，以被废的杨侑处境堪忧为名把成都和贺宁骗回长安。此时，万氏已被追封为贵妃，成都也成了大唐的五皇子楚王。回京后，成都获悉世民含冤入狱，立刻进宫面圣，将其救出囹圄。因感动于李渊对他的疼爱与包容，成都终于脱口喊出了“父皇”，谁料当晚宫中竟出现刺客，身手样貌与张大宾手下的法广和崔世奎十分相似。

不久后，窦建德旧部刘黑闥自封为王，兵发洛州，大举侵唐，建成、元吉主动请缨，结果连遭败绩，被困紫荆关。世民临危受命，欲和智云一道前去支援，而李渊见智云旧伤未愈，担心爱子于战场有所闪失，施计将他扣留在京。事后，智云对李渊满腔怨气，为了留住爱子，李渊只得装病。不想杨侑竟想借此机会阴谋政变，原来张大宾和骆日皆是他的手下，为了拉拢智云入伙，骆日言称贺宁早已同杨侑一心，并伪造了诸多证据，信以为真的智云大受打击，由于一时情绪失控，与贺宁发生争执。他原打算劝杨侑打消谋反之念，不料却误中埋伏，贺宁为救夫君而受了重伤。最终，李渊出面及时收降叛军，杨侑为张

大宾所害，张大宾亦被正法。智云与贺宁虽言归于好，可因伤心于侄儿之死，贺宁久病难愈。偏巧此时前线传来战报，新一任的南阳王朱登赶来相助刘黑闥，唐军再度陷入困境，为了大局，智云告别亲人，赶赴前线。

为避免朱登与李家相残，智云只身来到敌营，欲劝朱登归唐，无奈一心要为朱灿报仇的他非但不听，还在获悉自己和智云的真实身世后，受刘黑闥等人挑唆，将智云当成杀害伍家和朱灿的元凶，痛下杀手。之后，从前伍云召身边的偏将司马超虽出面澄清了误会，可朱登仍旧难忘养父之仇，把智云救回后，继续囚在营里，誓要取下世民的人头。

刘黑闥因担心朱登归唐，在其擒住世民后打算设计将之杀害，幸而智云及时出现，先后救出了朱登和世民，三人终于尽释前嫌。不料返回途中世民为救智云中了敌军暗箭，一心保全兄弟性命的智云请求朱登带世民先行回营，自己却被困林中，带病赶到前线的贺宁在皑皑白雪中找到了气息将尽的智云，二人双双失踪。听闻智云阵亡之噩耗，李渊和世民等人痛不欲生。

四年后，世民于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建成和元吉，逼父退位。登基前，仍感觉智云尚在人间的他再次来到了江都杨广陵前……

在该部分中，李智云的身世虽已大白，但始终无法摆脱宇文成都这个旧名，以及和前朝、故人的种种瓜葛，“今事”与“前尘”反复在他的生命中交错，不停地撕扯着他的神经。伍云召是他一生敬佩的英雄，可却因杨广恨他入骨；伍登（朱登）是他志同道合的好友，偏偏其生父、养父分别为杨家和李家所杀。最终，既不忍让伍登殒命，又不愿令家人受害的他唯有揽下一切罪责，任凭伍登杀刎。杨侗意图谋反，智云无疑成为李杨两家竞相争夺的棋子，而他只能夹在前朝与大唐、旧主与新皇、妻子与生父之间左右为难。直至最后，他也未能完全摆脱“宇文成都”和“李智云”任何一个名字，前朝旧臣和大唐皇子、奸佞之后和忠义之士这彼此矛盾的双重身份注定了他悲剧的命运。

《风踪雨迹》以李智云坎坷的人生经历为明线（包括他扑朔迷离的身世，同李世民和安阳公主的感情纠葛，以及其艰难的忠君、敬父、行侠、宽友之路），以时代更迭为暗线，主要记叙了自隋末江都宫变至唐初玄武门之变这九年间的故事，通过相关人物的历史足迹，揭示时代脉搏。

在叙述结构上，故事以杨广被弑为首，李渊退位为终，着重讲述武德年间，尤其是前四年发生的事，两位主人公李智云和李世民的成长历程，李智云、李世民和安阳公主的爱恨情仇，李智云错综迷离的身世以及他同李家的关系乃是故事的重心，其间还夹杂了隋末唐初时代更迭这条暗线，江都宫变、平叛薛举、征讨刘武周、收复洛阳、大战紫荆关等历史事件皆囊括于小说之中，主人公的足迹也踏遍了长安、洛阳、江都、荆楚等各个角落。

为了让叙述方式不致太过单调，笔者采用倒叙和插叙等手法，李渊与万贵妃的故事，智云、世民、贺宁和婵儿的初遇以及他们年少时的感情发展，智云在大业年间的主要事迹，杨家、李家、宇文家的矛盾等均以回忆的形式出现，而南阳关和四明山等故事则通过司马超和伍登的对话得以展开，夹叙夹议。同时，为了做到结构严谨、首尾呼应，笔者特意将初始场景和终结场景定格在吴公台，以突显李家、杨家、宇文家的恩怨纠葛。

在人物塑造上，本书力求让故事中的人物于反映时代特质的同时，呈现出较强的立体感。如在刻画主人公李智云时，笔者着力使其命运轨迹跨越隋唐两朝，参与作品中一系列焦点事件，以他的遭遇和蜕变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然而，历史上的李智云虽然出身关陇世家，便于同当时决定着历史前进步伐的重要人物发生联系，但他生于仁寿四年，在李渊起兵当年便为隋将阴世师所害，年仅14岁，未能完整经历隋末唐初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为此，笔者对其生平做了一系列较大改动，并让他同宇文成都的人生经历相重合。宇文成都是民间评书、演义故事中虚构的人物，相传乃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闻仲）转世，于隋末下凡意在平叛诸反王，普度众生，最终却和苦尽愚忠的闻仲相似，成为大隋王朝的陪葬者。宇文成都和李智云皆是王朝更迭时期的悲剧人物，分别因守旧和革新而丢了性命，但在他们身上除了浓郁的悲情色彩外，还体现出华夏民族几千年来固有的美德。成都是隋朝宰相宇文文化及之子，大隋王朝的支柱，忠孝两全、深明大义；智云是唐高祖李渊的五皇子，年少聪颖、勇敢机智，若将二者合而为一，恰好是贯穿本书的最佳人选。

心理描写堪称本书最突出的艺术手法，笔者之所以不断剖析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主要是想细致而生动地表现其精神蜕变历程，帮助读者了解其内心世界，从而使每个形象更加生动饱满。与之相对应的是小说中的议论性成分，它和人物之间充满个性的对话和复杂的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让故事里多个形象针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以形成多种并不和谐、并不一致的声音。李智云（宇文成都）到底是一个出身奸佞世家、凶残恶毒的乱臣贼子，还是一个正直磊落、深明大义的真君子、伟丈夫；李世民到底是一个工于心计的野心家，还是一个至情至性、人品高贵的当世贤才，委实值得读者进行一番卓有见地的品味与思考。

二

李智云（宇文成都）是该小说的主人公，他正直磊落、侠骨柔情、深明大义，乃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当世贤才。在隋朝时，其养父宇文文化及世袭许国公，

官拜尚书令，他则是位列十二卫四府之首的左翊卫大将军；建唐后，其生父李渊成为了开国皇帝，他亦被加封为楚王。显赫的出身和良好的家庭环境造就了他沉稳内敛的性格和酷爱诗书的情操，智云虽是一员武将，却通文史、善音律，举止文雅，谈吐不俗，身上丝毫显现不出粗鄙之气，无论面对暴虐的杨广还是盛怒之下的李渊，他都可以引经据典，谈辞如云。

如果说智云于平日里是个有礼有节的世家公子的话，那么他在沙场上便是个横勇无敌的战神。西战吐谷浑时，首次出征的他同两千步兵于探路时遭遇了敌方十几万大军的围困，在苦无援军的情况下，这支队伍得以逼退吐谷浑铁骑，化险为夷，靠的绝非是智云个人的高超武艺，而是他与部下的同心同德。在充分彰显了集体主义精神后，他和肉飞仙沈光又于二征辽东的战场上展现了个人的勇武，适时，他二人凭借卓越的轻功，跃上辽东城墙，大挫敌军士气，一下子令战局得以逆转。隋亡以后，智云先后参加了平叛薛举、刘武周、王世充和刘黑闼这四场重要战役，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功可谓无人能及。自从从军以来，李智云除了于晋阳宫和吴公台两次败给李玄霸外，几乎从未打过真正意义上的败仗，伍云召、伍天锡、雄阔海、法广、崔世奎、方明、方亮、伍登等高手一一被他击败，即便在他连战整日、水米不沾、精疲力竭之际也能和力气充实的裴三公子相持百余回合，算得上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二”。更为可贵的是，他不同于那些身手狠辣的一勇之夫，无论是面对力猛过人的法广，还是身法灵活的崔世奎，抑或者深陷阵中，李智云都能妥善应对、巧中取胜，且从不赶尽杀绝，那份机智与仁爱，着实令人欣赏。

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将帅之才本应建下不朽功业，可偏偏他命运多舛，尝尽了人世间的苦难。他忠君爱国，可效命的却是暴君杨广；他恭谨孝道，可孝顺的却是奸相宇文化及；他武功盖世，可却输给了小他数岁又心智愚钝的李玄霸；他钟情安阳公主，可安阳公主却一心爱着李世民，对他的付出与牺牲视而不见；他对情敌李世民处处忍让，可世民却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他再三施恩于伍云召等英雄，可这些人却将他和杨广、宇文化及等视为一路货色，恨不得杀之后快；甚至连对大隋忠心耿耿的靠山王杨林也容不下他这个出身奸佞世家的“祸害”。

然而，这些灾难对他来说仅是冰山一角。大业十三年，李家利用安阳公主招募了十万大军，趁势起兵，攻占了西京大兴。翌年，他父宇文化及又于江都发动兵变，令其成了乱臣贼子。为了让爱子斩断对大隋的忠心和对贺宁的情意，老贼逼迫他亲手砍下了杨广的头颅。随后，在大业皇帝陵前，贺宁又乱刀砍死了宇文化及。既深感愧对大隋和公主，又没有勇气为父报仇的他唯有故意激怒李玄霸，悲壮赴死。只是命运并未让他这么快就坠入黄泉，而是牵引着他于机

缘巧合下获悉了自己的真实身世，继续承受世间的苦难。

一直以来，李智云不怕流血，不惧受伤，也不畏死亡，唯一挨不过的是“情义”二字，从前他虽然对世民和玄霸一忍再忍，但双方矛盾一旦激化，他至少还能与之分庭抗礼，维护自己那身傲骨。而如今他摇身一变成了李家的儿子智云，再也无法像过往那般对待亲人。由于难忘宇文化及的旧恩，他不愿与李家再生瓜葛，更不愿同李家相认，可又不忍心看着亲人遇险而见死不救，只好一次又一次原谅世民等人对他的伤害，一次又一次舍命救护亲人，同时紧咬牙关，死守秘密。然而，兜兜转转，他的身世还是大白于众人面前。事实上，李智云在与父兄屡生争执的同时，和他们的感情也日渐笃厚，智云最终选择认祖归宗，为大唐而战，不单单是他深明大义，更加是亲情使然。

充满着浓郁忧伤、悲怆色彩的除了李智云坎坷的侍君之路和复杂的身世外，还有他与李世民、安阳公主纠缠半世的爱恨情仇。

智云和贺宁自小相识、门当户对，他们一个年少成名，性格沉静，一个长相甜美、调皮可爱，堪称一对璧人，只可惜贺宁中意的驸马是唐公李渊的次子世民，纵然世民悔婚娶了长孙有容，纵然李家很早便露出反骨，纵然她与智云定有婚约，可贺宁始终对世民痴心不改，智云在她眼里永远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之人。

智云虽对贺宁情深意重，却也一早便看出世民与贺宁已两心相许，尽管心中不时泛起醋意，但他始终不曾破坏二人的感情，只想遂了公主的心愿，默默守护着她。世民的悔婚不仅伤透了贺宁的心，也激怒了智云，向杨广求亲本是想帮公主挣回面子，不料竟让贺宁对他起了误会，继而上演了一场逃婚。智云于码头和南郊树林的两次相救，以及他日后细如涓流的付出，虽令贺宁与他的关系略有缓和，可始终无法扭转自己在其心目中的位置。或许直到李家兴兵反隋，世民再次欺骗贺宁后，她才开始体会到智云的好。然而，宇文化及的弑君谋反很快又让贺宁对智云产生了无以复加的恨，直至宇文化及死后，也未能释然。

在不明身世前，智云虽然对情敌世民心存怨恨，但无疑是大度的。自三人相识那天起，不仅贺宁整日对他疾言厉色，世民也待他极为不好，可智云却忍让再三，好几次帮世民虎口脱生，除了在吴公台那场大战外，几乎从未与之发生磕碰，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打消过要成全世界民与贺宁的念头。之所以如此，全因为他对公主的爱是付出，而非占有。长期以来，他不断地自我牺牲，甚至爱屋及乌，从不曾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当贺宁逃婚后，他担心的不是自己名誉受损，而是怕公主只身离开遭遇危险；当贺宁在杨广陵前杀了宇文化及，并意图取他性命时，他非但没有向其寻仇索命，反而对心爱之人以死相报；当王

朝覆灭、天下大乱之时，他忘却了自己的尴尬处境，毅然带着公主前往关中寻找世民，并助情敌击败了薛举父子的叛军。

然而，亲手弑杀杨广的噩梦，始终是深埋于李智云心底的一道永难磨灭的伤痕。纵然若干年后，周遭的人们，包括贺宁已渐渐从国破家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但智云始终不曾淡忘那段充满悲怆与悔恨的记忆。在艰难的逐爱之旅上，他变得越发卑微，即便想保护心爱之人，也只能用乞求的语气。如果说先前他还希冀着贺宁有朝一日可以回心转意的话，那么在杨广死后，他只求公主平安幸福，再无其他非分之想。因此，为了安阳公主，李智云不惜一次次身陷险境，却从不敢与之亲近地说上几句话。可今朝的贺宁已非昔日青涩任性的小公主，她在意着他的感受，顾及着他的安危，智云对此自是受宠若惊，但依然如履薄冰，不敢逾越半分，甚至总在刻意回避对方。不经意间，他一次次躲过了贺宁望着他的眼神，抽回了贺宁握着他的手，婉拒了贺宁的关心，甚至几次不辞而别，若非借着其身世大白这一契机，两人不温不火的关系实难改善。

李智云外表坚毅硬朗，内心却细致伤感，由于往昔的惨淡经历给他的身心造成了难以名状的伤痛，致使其爱情观显得优柔被动，他既无法忘却从前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又不敢鼓起勇气去争取今朝的幸福，既害怕在相交过程中贺宁会受到伤害，又担心自己再度受伤，同勇于追求，一心想要补偿、安慰他的贺宁形成鲜明对比。

种种误会的产生、萧妃的阻挠、世民的竞争、故友旧敌的搅局、战火的不息、智云身世的大白等看似是横亘于二人面前的重重阻碍，实则却是帮助他们冲破万难的一个个助力。在得到与失去，找回又守住的过程中，李智云品尝过甜蜜、悲伤、痛苦、思念以及悔恨，无数次挣扎于死亡边缘，可心却始终不曾离开心爱之人半分，并且在最后终于学会了珍惜和坚守那份属于自己的来之不易的幸福，勇敢、忠诚而执着。

世民曾对贺宁和旁人不止一次说过：“贺宁是他李世民此生最爱的女子，无论如何也要娶她为妻！”而智云反复对众人说的是：“贺宁是他宇文成都此生唯一的挚爱，无论她是何人，待他怎样，都无法动摇他对公主的感情分毫。今生今世，他只有杨贺宁一个妻子！”世民的确深爱着贺宁，但他更爱皇位，心里揣着太多大事，为了这些大事，他甚至不惜欺骗、利用贺宁。而且，在爱着贺宁的同时，他还爱着有容、婵儿等许多女子，贺宁是他的妻子，但不是唯一的妻子，也不是正室；贺宁是他最爱的女子，但不是他唯一爱着的女子。智云则不同，他性情傲岸、不慕名利，只想做一位保家卫国的好将军。一直以来，他只爱贺宁一人，只念贺宁一人，只为贺宁一人而活，贺宁不仅是他唯一的妻子，也是他唯一的挚爱，任何诱惑都无法将其打动。

刘黑闥举兵侵唐是摆在李智云和杨贺宁面前的又一个考验，而此时的他们早已不再是从前那对懵懵懂懂的少年少女，尤其是智云，在经历一系列荣辱沉浮后，他深深地明白，于爱情之上的责任是婚姻、于婚姻之上的责任是家庭、于家庭之上的责任是国家。结束群雄割据的时代，为大唐平定天下乃是身处乱世的他必须肩负的职责，更加是其既定的命运。智云饱受磨难后寻得真爱，却要为了天下兴亡被迫与爱人分离，这虽是一种痛苦而无奈的抉择，却也是其真正成熟的一种表现。

智云在爱人面前缺乏诗情画意，乍看起来呆板、无趣。恰如贺宁所言，同样吟诵《湘夫人》这样优美的诗句，世民能让人感到一种如沐春光的喜悦，而智云却不能，不过，智云拥有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执着之心、奉献之心。这些优点，在与之相处伊始，绝大多数人或许无法察悉，但随着时间的磨砺，其可贵之处定然能够显现。智云与贺宁一次次擦肩，又一次次重聚，最终共结连理，靠的绝不单单是命运的牵引，更少不了智云日复一日的付出与包容。

李智云的可贵之处不仅表现在其高尚的爱情观上，还彰显于他待人处事的宽厚仁慈。在家里，他是个恭顺的好儿子；在军中，他则是个人人敬服的好将军。隋朝乃是一个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王朝，北方人与南方人、汉人与胡人共居而生，但随之而来的是异常激烈的矛盾。适时，紧握着朝廷命脉的关陇贵族常以势压人，而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江南豪强于陈朝灭亡后则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叛乱，北方人骂南方人“岛夷”，南方人骂北方人“索虏”，无论在朝中，还是市井都很难听到一致的声音。尽管晋王杨广历经数年终于成功安抚了江南，但南北冲突并未真正化解，大业末年宇文化及发动的那场宫变，实质上正是南北矛盾再度激化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李智云非但从不众人在面前摆宰相之子的架子，而且于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和将士们同甘共苦，彻底摒除了南北之偏见。在隋朝时，其帐下的冯沛、司马超出身关陇，而沈光和麦孟才来自南方，智云知人善任，对他们一视同仁，毫无偏袒私心。当然，从小说中看，智云的这份胸怀或许和他的出身和自小所受的教育有一定关系，其父乃八柱国李虎之孙，母亲是江南名士之后，从童年至青年，他又先后得到了分别代表着儒释道三家的鱼俱罗、涅空和丁子柳（丁子柳乃茅山派传人，虽未出家，但信奉道教）三位高人的教导与点拨，可不管怎么说，其年纪轻轻，能有如此气量，实属难得。

思想的包容注定了其心胸的开阔，且不提智云对贺宁的谅解和对世民的忍让，不少曾与之敌对的人皆受过他的恩惠。玄霸是智云的异母弟，在身世大白前，他没少欺负这个兄长，每次碰面，轻则冲其破口大骂，重则将之打成重伤，智云即便对此充满了怨愤和不满，但从未与之计较。冯沛是智云手下的副将，

他们曾经并肩作战，也曾经相互敌对，纵然冯沛斥骂他为“懦夫”，甚至设计杀害他，都未能让智云忘却过往的那份友谊。伍家父子与智云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注定做不得朋友，可智云却始终无法对之痛下杀手，反而一次次地救他们于危难。智云的这份执拗看似徒劳，却也在一点一点地感动着周遭的人们。

李智云慢热的性格的确令其吃了不少苦头，不过最终也让他获得了珍贵的亲情、爱情和友情。试想，安阳公主舍弃昔日那个官拜左翊卫大将军的宰相之子，却对今朝病重落魄的前朝叛臣不离不弃，不恰恰说明这份感情的真挚与可贵吗？

三

与李智云相比，该小说的另一位男主人公李世民性格无疑更为生动、复杂。世民出身关陇之家，其曾祖父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虎，父亲是大隋独孤皇后的外甥，世袭唐国公，母亲则是神武公窦毅与北周襄阳公主之女。更为可贵的是，这位少年天资聪颖、相貌俊秀，且志存高远，乃当之无愧的人中龙凤。当各地流传“李氏当为天子”这一谶语后，他为解父母烦忧，曲线救国，向安阳公主求亲；当大业皇帝被困雁门时，他为扬汉家声威，用旌旗和锣鼓吓退了突厥铁骑；当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时，他力排众议，劝父起兵，为李家打下了大半江山。

或许世民的武艺同智云相比犹如水滴与大河，但他的兵法谋略却绝不在智云之下，甚至比兄长更胜一筹。拿他们年少时的处女战相比较，适时智云所带的两千步兵在探路时遭遇吐谷浑十几万大军突袭，而前去救驾的世民则带领援军对战几十万突厥兵马，都可谓以寡敌众，而最终智云虽然带领手下逼退了敌人，并歼敌几万，可自己的人马也只剩下少半，反观世民只靠障眼法便兵不血刃地吓退了如狼似虎的突厥铁骑，孰优孰劣，可见一斑。当然，智云面对的情景比世民恶劣数倍，即便当时世民在场，雁门关的战术在西域恐怕也是行不通的。不过，智云身上缺乏一种柔度，无论在战场、情场，抑或者朝堂皆是如此。他犹如一块生铁，单纯而坚强，可一旦遇到能将其摧毁的利器时，只能折断，而不愿弯曲；世民则不然，他看似没有兄长那般刚毅，却更富韧性，能折能弯。事实上，尽管二人一度矛盾重重，乍看起来性情、志趣大相径庭，但骨子里却是极为相像的人，如果说智云是刚，世民便是韧；智云是勇，世民便是智；智云是仁，世民便是义，唯有当两兄弟骨肉相连的时候，才是一个完整的“大唐战神”，无坚不摧。

在小说中，笔者着重刻画了李世民的两段爱情，安阳公主和永丰公主皆是

大业皇帝的女儿，且和他在同一天相识，只不过一个因为看出他的聪颖和温柔而对之一见钟情，一个则因为误会未对他留下什么好印象。

贺宁是世民一生最爱的女子，可自打二人初遇时起这段感情就被蒙上了一抹功利色彩。不可否认，贺宁纯美热情，世民发自内心地喜欢着她，但在喜欢贺宁的同时，他对婵儿也不乏好感，只是后者待他不冷不热罢了。而且，聪明如世民，他一早便看出喜欢贺宁的不止他一人。虽说自己同智云并无什么恩怨，但这样的劲敌或多或少让他萌生出了一股强烈的竞争意识。因此想尽办法讨贺宁欢心，既是世民真爱贺宁，也是他刻意和智云较劲。

“李敏一案”发生后，李姓大臣各个人心惶惶，世民向贺宁求亲，其目的无疑是想通过驸马这层身份保得他晋阳李家平安，尽管他对公主的爱是真诚的，但动机却是功利的。当此事弄巧成拙后，李杨两家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他二人的感情也逐渐开始变质。不可否认，世民对贺宁的感情并未泯灭，却已无法同儿时相比，而且越发纷乱的局势令他起义之心更加坚决。江都比武大会后，杨广一怒之下将女儿改配给世民既是李智云同情反王、忤逆圣意的恶果，也不失为反心已决的李世民金蝉脱壳之计。然而，当西京大兴成为李家囊中之物，杨广的幼子杨杲意外夭折，劲敌宇文成都被炸得粉身碎骨之时，李世民终于开始回首留恋儿时的那段纯美爱情，可一切已悄然改变。

事实上，自建唐以来，世民对贺宁的付出并不亚于智云。为了贺宁，他不惜同父皇李渊发生争执，不惜在上元佳节自降身价给贺宁牵马坠镫。隋朝覆灭后最初的那两个年头是杨贺宁人生中最艰难、最无助的一段时期。适时，王朝更迭，其父皇被弑、母后改嫁、弟弟夭折、侄儿被废，连唯一能保她周全的宇文成都也在浅水原一役中阵亡，原本集万千荣宠于一身的尊贵公主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亡国之女，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给予她安慰与保护的只有李世民一人。纵然他以前曾为了大局大义欺骗利用过贺宁无数，但他若当真对贺宁没有真情，事后又怎会极尽补偿安慰？

可惜的是，世民这两年来细如涓流的付出并未能让贺宁彻底忘却过往的阴霾，而且，当本该已死的宇文成都再一次出现于众人面前后，贺宁的心在一点一点偏向成都的同时，渐渐离世民远去。因为对贺宁的爱深入骨髓，也因为不甘输给一个重病缠身的前朝叛臣，李世民和宇文成都展开了新一轮的爱情角逐，只不过结果和从前刚好相反，曾几何时春风得意的李二公子竟在情场上屡受重创，明明感觉到这段感情已毫无希望，但世民就是不肯放弃，直到兄长智云的身世大白于众人面前，才黯然退出。尽管最终世民为了兄弟之情放弃了对贺宁的爱，但他将这份小爱升华为关爱手足、体恤万民的大爱，不失为一种坚忍与成长。

同前者相比，世民和婊儿的感情乍看起来有些波澜不惊，不过在他二人相识相爱的整个过程中却充满了浪漫与智慧。初遇之时，世民的一句戏言于十几年后成为了现实，身为隋朝公主的杨思婊作为秦公的第二位妻子嫁入李家，继而成为大唐秦王的侧妃。在世人看来，这二人郎才女貌，堪称佳偶，可他们婚后的生活却并不十分美好。婊儿是一位聪慧知性，颇具政治头脑的女子，一早就看出了世民的鸿鹄之志，只可惜她生性淡泊，不喜争权夺利，再加上李家以唐代隋，夺了杨家的江山，婊儿下意识地反感世民的深沉心机，排斥着夫君对她的体贴呵护，致使他二人的感情一度不温不火。当目睹世民对贺宁的关爱补偿和对父兄的忍让付出后，婊儿渐渐理解了夫君的艰难处境和远大志向，继而与之同心同德，做了世民的贤内助。

婊儿不似贺宁那般单纯，却又没有萧妃的勃勃野心，恰如她给爱子取的名字“恪”，始终恪守本分，心中全无非分之想。也正是得益于她这份淡然和智慧，才能成功地将隋与唐的血脉融合在一起，使之一同走向繁荣。

如果说李世民于爱情之旅上做得不算尽善尽美的话，那么在处理家庭矛盾时他足以称得上是一位道德家。

论功勋、论才华，李世民远在建成、元吉，甚至渊之上，可他最终得到的却是父兄的猜忌与陷害。不可否认，在李家举兵反隋之前，世民便有逐鹿中原、一统山河的雄心壮志。当唐朝的大半江山经他之手被打下以后，世民的确希冀着成为当朝太子，继而君临天下。可纵使他有夺位之心，却从无加害父兄之意，甚至面对父兄的频频发难，一再宽容忍让，最后在玄武门的那场杀戮，实乃情非得已。

事实上，李世民并不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宽厚之人，对待亲信挚友或是可用之才，他可以破格重用、肝胆相照；而面对奸佞顽敌或是给他造成威胁的人，他会毫不留情地将其诛杀，甚至斩草除根。智云在身世大白前，曾一度被世民视为头号劲敌，可事实上二者并未发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冲突，而且智云还时常于明里暗里向他施与援手。究其原因，恐怕并不仅仅是宇文文化及和李家的矛盾，更重要的当属世民骨子里那份好胜之心。无论是出身还是才德，宇文成都都不在李世民之下，除此之外，二人还深爱着同一位女子——安阳公主。或许从兄弟二人初次相遇那刻开始，一股浓浓的竞争之火便在世民胸中燃起，致使素日里风度翩翩、待人友善的他只要一见到智云便心生厌恶，轻则与之言语磕碰，重则和其大打出手，至吴公台和浅水原，干脆演变成了赤裸裸的挑拨与杀害，然而他最终付出的代价不光是差点与兄长阴阳两隔，还失去了贺宁对他最后的爱与信任。

两年后，智云与世民关系的缓和与其说是世民对智云敌意的减弱，倒不如